

“面子”的隐喻

盧 濤

一.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林语堂在其早期中国文化论著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935) 中指出, 面子“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 “面子这个东西无法翻译, 无法为之下定义”, “将中国人的面子与西方人的荣誉相混淆, 无疑会铸成大错”¹⁾。

诚如林语堂所说, “面子”虽然是支配中国人行为方式的一个重要概念, 但准确把握其含义并不简单。如以下各例所示, 作为一种语言形式, “面子”具有丰富的语义内涵²⁾。

- (1) a. 有面子, 没有面子
- b. 爱面子, 好面子, 要面子, 丢面子……
- c. 给面子, 留面子, 看面子, 伤面子……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1996) 将例(1)中的“面子”解释为“体面”和“情面”。但“体面”和“情面”不仅常常难以替换“面子”, 而且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体面”, 什么又是“情面”。用“体面”和“情面”显然概括不了“面子”所涵盖的内容。

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也许会验证并说明面子的行为准则³⁾。但本文的目的在于, 从语言历史过程 and 实际运用的角度出发, 通过考察“面子”的隐喻即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过程, 说明“面子”的含义, 揭示身体词汇 (body part terms) 隐喻的相对普遍性。

在进入正题之前, 有必要明确一下隐喻极其相关概念换喻。

1.2 隐喻和换喻

隐喻 (metaphor) 的研究, 东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Metaphor 的希腊原语 *μεταφορά* 最早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使用的。中国古典诗歌中所说的“比”(即比喻) 可以说是隐喻的源头。中国传统修辞学对隐喻有系统研究, 近人陈望道所著《修辞学发凡》(1932) 是该领域代表作之一。陈著通过例(2)说明隐喻的形式是“甲就是乙”, 现今仍有参考意义。

(2) 君子之德, 风也; 小人之德, 草也

但传统的隐喻研究大都局限在文学和修辞学的范围之内。隐喻和引申概念的并存就是一个证明⁴⁾。作为语义及语法形式变化的动因 (motivation) 来系统研究隐喻是在欧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Lakoff & Johnson (1980) 开辟了隐喻与认知, 隐喻与语义科学研究的先河。他们在阐述隐喻时指出,

(3) 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e kind of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 (p.5)

强调隐喻的理解作用, 与隐喻之“喻”字本意相吻合, 反映了人类认识的共性。本文将要讨论的“面子”的隐喻, 正是我们最为重要的身体经验 (bodily experience) 作用于人类认知的一种语言普遍过程的表现。

隐喻不是孤立的存在, 它是在包括词组, 句子乃至篇章等语言过程中实现的。本文将证明, “面子”的隐喻即概念化最终是在例(1)所示的动词搭配即惯用语化 (idiomatization) 中实现的。

与隐喻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换喻 (metonymy)⁵⁾。汉语中有“借代”和“代称”等类似 metonymy 的概念。《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 1979) 所举借代例子是一种换喻⁶⁾。

(4) a. 沉舟侧畔千帆过 (以部分代全体)

b. 将军身披坚执锐 (以性质代事物)

c. 妾不衣丝 (以原料代事物)

d. 以齿则长, 以德则贤 (以具体代抽象)

英语的“face”也有换喻用法。

(5) a. She's just a *pretty face*.

b. There are an *awful lot of faces* out there in the audience.

d. We need some *new faces* around here. (Lakoff & Johnson, 1980:37)

上面是以面代人 (the face for the person) 的换喻方法。只有在例(5)所构成的前后文当中, “face” 才有所指。正如 Lakoff & Johnson (1980:36) 所说,

(6) (metonymy) has primarily a referential function, that is, it allows us to use one entity to stand for another.

一般认为, 隐喻具有相似性 (similaricy), 换喻具有相关性 (contiguity)。但隐喻和换喻有着内在的联系。相对例(5), “lose face” 的 “face” 则是隐喻。日语的 “顔” 在 “会社の顔”, “ニュースの顔” 中是换喻, 在惯用语 “顔に泥を塗る” 中则是隐喻。Goatly (1997:57) 概括了隐喻和换喻的连续性特征。

(7) Metonymy provides foundations on which the metaphorical edifice is built.

“面子” 的隐喻过程也将证明这一点。

二. “面” 的来龙去脉

在现代汉语中, “面子” 只具有抽象意义并独立使用, 一般人们不去考虑 “面子” 与 “面” 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 “面子” 可以说是 “死隐喻” (dead metaphor)⁷⁾。但 “面子” “面” 为词根, “子” 为后缀。要弄清 “面子” 的隐喻过程, 就必须从考察 “面” 的来龙去脉开始。

传统的文字学和词汇学已经证明, “面” 在三千年以前的商代卜辞中已出现, 而其类义词 “脸” 则始用于东晋前期。象形字的 “面”, 是表达面部的基本词, 是 “祖型”, 而 “脸” 是形声字, 是派生词。唐宋元明间, “面” 与 “脸” 开始混用, 明人《水浒传》中 “洗脸” 取代了 “洗面”⁸⁾。“脸” 取代 “面” 这一历史过程告诉我们, 包括隐喻在内的 “面” 的抽象化使之 “面” 与 “脸” 在抽象与具体的表达上各有分工。现代汉语中作为日常词汇 “面” 失去了独立性, 而由其构成大量的转义用法的复合词和熟语也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痕迹。

《汉语大词典》第12卷除通假字以外, 为 “面” 立了十八个义项。总括起

来,包含了借代和引申的名词化,动词化,副词化以及量词化等四个范畴化过程。请看下例。

- (8) a. 三杯面上热,万事心中去(本义)
 b. 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借代)
 c. 鸳鸯对浴银塘暖,水面蒲梢短(引申)
 d. 将帅不得一面天颜而去(动词化)
 e. 又欲面言事,上书求诏徵(副词化)
 f. 相见一面(量词化)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面”的转义及语法功能的扩大伴随着换喻和隐喻的过程,换喻是隐喻的基础(如(8)b),隐喻是换喻的飞跃(如(8)c.d.e.)。“面”的复合词化和熟语化也证明了这一点。

《汉语大词典》第12卷列出由“面”组成的正序二字、三字、四字复合词和熟语共近二百五十个(不包括逆序)。请看二字复合词例子。

- (9) a. 并列式:面背,面颌
 b. 主谓式:面熟,面嫩,面软
 c. 偏正式:面妆,面具(名词)
 面叙,面谈(动词)
 d. 动宾式:面壁,面世,面地

由例(9)可以看出“面”的转义与使用频率的关系。并列式的例子现代汉语已很少见,作为具体名词,构词力最差。主谓式多是转义用法,所以仍在使用,以面代人用法的“面对面”更是典型的例子。动宾式在使用上受文体的限制,使用情况较少,但“面临”、“面向”以及“面南坐北”一类动词用法尚多,作为动词仍有生命力。偏正式名词虽使用但并不多见。最引人注目的是偏正式动词的情况。其中“面”作副词解释的“面+交流动词”偏正式居多,共有六十余个,而且相当一部分现代汉语仍在使用。由此可见,“面”的转义和语法化过程包括了“以面代人”的换喻和“面就是人”的隐喻这二种过程。“面”由身体名词扩大到抽象名词、动词以及副词等过程恰好符合范畴化(categorization)的由有形到无形,由具体到抽象,由经验到认识的一般规律⁹⁾。

我们认为,“面”表达人与人面对的状况这种动词和副词的用法,决定了与“面子”搭配的动词多是表达直接的对人关系的内外向动词这一特征(见第4节和第5节)。换言之,“面子”源于“面”,并且保持着“面”的某些特征。

由“面”构成的双音节词,无论是正序的,还是逆序的,在近代汉语中都有与概念化了的“面子”近义的例子。

- (10) a. 面上, 面分, 面孔, 面目, 面皮, 面情, 面颜
b. 颜面, 体面, 脸面, 情面¹⁰⁾

(10)a的“面上”与(8)a的“面上”同形,说明抽象名词来自具体名词,符合“mind-as-body”这一身体名词隐喻的普遍规律。现代汉语中仍然使用的“不看僧面看佛面”中的“面”与例(10)同样是隐喻,是语言发展变化留下的痕迹。

不过,作为抽象名词,例(10)a在现代汉语中已消声灭迹,取而代之的是“面子”。(10)b虽仍然使用,但远不如“面子”活跃,不能构成例(1)那样多样化的动词搭配形式。这说明,“面子”不仅取代了“面”及其抽象的复合词,而且其隐喻过程进一步深化,随之而来的是抽象意义的扩大和固定化即概念化。下一节我们讨论“面子”的这一过程。

三. “面子”的隐喻

3.1 “面子”的出现

据《汉语大词典》第12卷记载,“面子”最早见于唐张鷟《游仙窟》,

(11)辉辉面子, 荏苒畏弹穿; 细细腰支, 参差疑勒断

例(11)是我们查到的“面子”表示面部的唯一例子。例(11)中“子”的出现是为保持韵律的整齐对称而加上的。如同“阿”等前缀和“儿”等后缀,“子”的附加起音韵调节作用并促成了词的双音节化。但我们认为例(11)中的“面子”与抽象意义的“面子”没有直接的联系,即“面子”的抽象意义仍是从上节讨论的“面”演变而来的。请看《汉语大词典》同时列举的“面子”的抽象义例子。

(12) 贼平之后, 方见面子 (《旧唐书》)

(13) 有了王爷的面子，还怕上头不收（《官场现形记》）

(14) a. 面子话（《金瓶梅》）

b. 面子情儿（《红楼梦》）

c. 面子帐（《官场现形记》）

“面子”例(12)作宾语，例(13)作中心语，例(14)作定语。(12)《旧唐书》(940-945)的例子说明，“面子”表达抽象意义并独立使用是近代汉语较早时期的事情。但如下文所述，“面子”的概念化是在长期语言运用中逐渐完结的。

为什么“面子”取代抽象意义的“面”（包括上一节例(10)a中的复合词）而出现了呢？原因不外乎二个。一是上一节分析的“面”的语素化即“面”在构成复合词和熟语过程中失去了独立性，一是随着转义过程的深化，其语义愈加抽象，为表达一个独立的抽象概念而出现了“面子”。可以认为，“子”的附加是“面”的隐喻即抽象名词化的标志（marker）。正如“动词+子”成为动词的名词化一样，“子”起到了标志范畴化的作用。一般认为，后缀“儿”表示抽象，“子”表示具体。但已有人指出，如“面儿”和“面子”所示，“儿”与“子”在标志抽象与具体上有交叉功能¹¹⁾。“子”标志由换喻和隐喻引起的抽象名词化的例子现代汉语亦多见。

(15) 引子，日子，脑子，份子，底子，点子，样子，小圈子，小辫子，笔杆子……¹²⁾

去掉“子”，例(15)有些词则不成立（如“点子”）或者名词只有具体意义（如“笔杆子”）。“面子”与例(15)同类。

由此我们可以反证，现代汉语“面”及(10)a那些抽象意义的复合词的消失，是“面子”隐喻即概念化后取而代之的结果。

北京话至今仍有(14)这类偏正结构的用法，如“面子事（儿）”、“面子问题”，一脉相承。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子”的用法越来越多，其语义内涵也越来越丰富，最终形成了一个新概念。

3.2 “面子”的内涵

在现代汉语中，“面子”的用法不限于例(12)-(14)这类形式。“面子”的句

法功能不断扩大，抽象意义的解释愈加多样化，例子俯拾即是。

(16) a. 面子大

b. 自己面子不好过

c. 面子上好看；面子上过得去

d. 栽了面子，坏了名声；借助他人的面子和威名抬高自己

e. 使对方面子下不来；使他人面子难堪

f. 碍于面子

g. 用顶好清香油顶有面子

例(16)中的“面子”无论在句法上具有什么样的功能，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一种抽象意义，远比(12)-(14)近代汉语的“面子”内涵丰富。

以上例子表明，“面子”是表达对人关系 (interpersonal relation) 中的一种抽象概念。在第4节和第5节我们将集中通过惯用语化的考察进一步分析“面子”的语义内涵，在此暂将“面子”的定义概括如下。

(17) 面子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所体现出的人的一种社会价值

(17)所说的“社会价值”包括以下概念。

(18) 自尊，自爱，自豪，身份，地位，声望，名誉，名声，名望，荣誉，威信，优越感，虚荣心，人情，立场……

在实际语言运用中，随着语境以及词语（尤其是动词）搭配的变化，“面子”可以用(18)这些抽象的概念替换解释。

最能说明(17)的“面子”的内涵的，莫过于由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向动词 (inward verb) 和外向动词 (outward verb) 与“面子”搭配的语言表达形式了。而这种形式所要表达的，无外乎“面子”的“有”与“无”，即(17)所说的社会价值的存在与否。体现在语言形式上的就是惯用语“有面子”（如例(16) g）和“没面子”。下面将要讨论的“内向的面子”和“外向的面子”，其程度不同的惯用语化都是围绕“面子”的“有”与“无”而展开的。

所谓内向动词和外向动词是Teng, Shou-hsin着眼于动词的方向性提出的动词分类。如，

(19) a. 买，讨，学，拉，问，取，娶，接，领，要

b. 卖, 赏, 说, 嫁, 给, 推, 教, 赶, 发, 投

内向 (inward) 是说某种动作或行为的作用是主体指向 (agent-oriented) 的。反之则是外向。在句法上它们由起点 (source) 和终点 (goal) 构成一定的语法关系¹³⁾。以下将要讨论的与“面子”搭配的内外向动词一部分与(19)有关, 其中(19) a 的“要”和(19) b 的“给”是最典型的。但本文所说的内向和外向动词是着眼于其表达人与人之间直接作用这一语义特征, 在句法上并不一定要有起点和终点构成语法关系, 即其方向性往往是抽象的、隐现的。反之(19)中只表达物理空间移动的内外向动词不能与“面子”搭配, 这是“面子”表达抽象意义的语义特征所决定的。(19)中没有列出的, 无所谓方向性的动词, 由于与“面子”搭配, 在特定的对人关系的条件下, 被赋予了抽象的方向性, 如“爱”。下面我们分别考察内向的面子和外向的面子这二种情况。

四. 内向的“面子”

4.1 “爱面子”

“爱面子”是“面子”与动词搭配中最成熟的一个惯用语。它构成内向面子的基本模式, 凡符合这个模式的, 都可能构成一个搭配形式, 可以是惯用语, 也可以不是惯用语。

所谓“爱面子”就是不放弃面子或是保持有面子的状态。“爱”本身无所谓内外向, 但“面子”的对人关系的方向性特点赋予“爱”以内向的特征。即“爱面子”是主体指向的。由“爱”构成的复合词“爱惜”和“爱护”, 也可和“面子”搭配, 说成“爱护面子”和“爱惜面子”。但它们不是固定形式, 缺乏稳定性, 所以没有“爱面子”那样容易联想, 属非典型的、边缘的 (peripheral)。这种情况在以下讨论的动词搭配中亦多见。

与“爱”近义的“好”构成“好面子”。“好面子”不同于“爱面子”, 是说主体把面子看得重要。类义的动词搭配还有, “讲面子, 看重面子, 在乎面子, 在意面子, 顾面子”等等。“讲面子”的“讲”在此不是交流动词, 如同上面的“爱”和“好”, 与“面子”搭配产生了转义。由此可见, 惯用语化中的要素是相互作用的。“顾面子”既可以是内向的, 也可以是外向的, 为明指

外向，出现了双音节动词的搭配（见第5节）。

“要面子”与“爱面子”和“好面子”近义。但“要面子”是说主体为使有面子而付出努力，仍保持着原动词的某些语义特征。如同“爱面子”和“好面子”，“要面子”的方向性也是隐性的，很难可以与方向介词短语搭配，这是惯用语化改变构成要素的语义和句法特征的典型例子。类义的惯用语和搭配形式还有，“讨面子，讨回面子，争面子，争回面子，挽回面子”等等。有趣的是，与“争”和“争回”近义的“争取”却难以和“面子”搭配。“争取”重在“取”上。具有方向性的“取”实质上是表达物理空间内移动的，是一种具体的所属关系的变动，不构成抽象的对人关系，与“面子”的抽象意义不相吻合。

表达为使有面子付出努力的结果的是“得到面子”。这种获得如果是带有附加条件的話，还可以说“赚面子，换来面子”等。当然这些说法都是不稳定的，属边缘的搭配形式，所以对它们使用与否的判断没有一定的语境是困难的。

3.2节(19)所列的内外向动词中表示借贷关系和买卖关系的动词能否与“面子”搭配呢？作为内向的“买”和“借”及其复合词“凭借”，借助”，可以构成“买·借·凭借·借助+人+面子”结构，如例(16)d“借助他人的面子”，也是一种内向面子的表达形式。其中用“人”修饰“面子”的现象值得注意。这里的所属关系实际上明示了相对于主体的他人，这一点是有别于以上讨论的其他动词与“面子”搭配的情况的。即“爱面子，好面子，要面子”等的“面子”是暗示的内向，“买面子，借面子，凭借面子，借助面子”是明示的内向。明示的内向没有形成惯用语和固定搭配，只构成一种格式。这一点在下一节讨论的外向的面子例子中也可以观察到。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买+人+面子”实际上不是主体面子的获得，而是一种给予，是说接受对方的“面子”，与下文的以“给面子”为中心的外向面子有关联。这种内外向面子的对立统一现象，我们将在第5节进行讨论。

4.2 “丢面子”

如上所述,内向的面子,“得”的惯用语化及搭配较为活跃,形成了一个以“爱面子”为中心的小体系。但有趣的是,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得”的否定形式很少与“面子”搭配。“爱面子”不能说“不爱面子”,“好面子”不能说“不好面子”,“要面子”也不能说“不要面子”¹⁴⁾。构成反义关系的“失”类动词也较少与“面子”搭配。

内向面子的否定形式的惯用语和可以搭配的有“丢面子,丢掉面子,失去面子,失掉面子”,它们大体近义。除此之外,内向面子的否定还有我们在第3节讨论的那种“面子+谓词”的表达形式,如“面子不好过”、“面子上不好看”等。无论是动词搭配形式,还是这种句子形式,都是一种结果和状态的表达形式,不表达主体的主观意志。内向面子的否定形式表现出的这种有限动词搭配和以句子形式表达的特点与5.2节要讨论的外向面子的否定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人们对“面子”的认识与心态。不言而喻,没有人会在人与人社会交往中主动放弃面子的。放弃面子就意味着放弃自我,放弃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某些价值¹⁵⁾。我们在(17)所揭示的“面子”的内涵,由此可见一斑。

五. 外向的“面子”

5.1 “给面子”

种种研究表明,动词“给”在世界各种语言中都表现出复杂多样的运用形式。表达以人为起点和终点的所属关系变动这一基本语义特征,规定了“给”必然成为外向动词的典型¹⁶⁾。“给面子”如同内向的“爱面子”,是外向面子惯用语的原型。所不同的是,“给面子”是明示的外向,即表现在语言运用上,它可以与对象介词短语搭配。其他类似的惯用语或搭配都是围绕“给面子”这个模式而展开的,也都具有同样的语言表达特点。表示“给予”的“给”(包括4.2节中的“丢”)出现较晚的历史事实说明,“给面子”这种外向面子的观念及其惯用语化是近代汉语较晚的事情¹⁷⁾。换言之,“面子”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其内涵,最终概念化的。

“给”的原意是“A使B有C”。“给面子”可以解释为,“A(行为主体)

使B（受行为影响的对象）有面子”。“给面子”是“有面子”外向化的典型。

尽管“给面子”的“面子”有时可以解释为“自尊心”或“荣誉”，但“给面子”不能替换成“给自尊心”和“给荣誉”。道理很简单，“面子”的自尊心和荣誉的语义解释只有在与“给”搭配的固定形式中获得。换言之，“面子”是在这种惯用语化中完结其隐喻过程，最终实现概念化的。

与“给面子”同类的动词搭配有“赏面子”。“赏”是“赏赐”的意思，“赏面子”的主体一定是年长者或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是“给面子”的社会关系特殊化的表达方式。

“给”的类义词“送”不能构成“送面子”。为什么呢？“送”可以说“送人情”，也是一种转义的用法。但“面子”的给予不是所属关系的变动，且必须是以行为参与者（participant）双方即给予者和接受者直接作用为条件的。就是说它们保持着第2节讨论的“面”所具有的“面对面”的语义特征。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动词，都不能搭配使用。“送面子”是这样，“赠面子”和“赠送面子”也是这样。其他表示物质所属关系变动的，如“发，交，递，献，还”等更不可以搭配使用。

与“给”同类的外向动词“留”可以说“留面子”。“留面子”是说不使之失去面子，使对方保持有面子的局面。与“留”近义的动词都可以搭配使用，如“保留面子”。在第4节我们曾指出“顾面子”可以是内向的也可以是外向的。为明指外向，出现了“顾全面子”。它与“给面子”的模式相吻合，和“留面子”等形成了一个以“给面子”为中心的小体系。

“看面子”是外向面子的更加抽象的惯用语。“看面子”与上文曾提到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同类，常常要指明对方，如“看张三的面子”，构成一个“看+人+面子”的格式。这也说明“面子”源于“面”。与“看面子”相近的有“考虑面子”。“考虑”本是心理动词。与具有抽象意义的方向性的“面子”搭配，“考虑”被赋予了方向性，这一点与内向的“爱面子”情形一致。但它不是惯用语，只是一种搭配形式。这说明“面子”已完结其概念化，凡符合其抽象的方向模式的动词都可搭配，即动词搭配是相对开放的，在运用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由“给面子”可以联想到“给脸”。但“给脸”没有形成一个模式，是偶发的。以“给面子”为中心形成的惯用语和动词搭配不能用“脸”替代，不能说“留脸，保住脸，看脸”。“脸”与“面子”的关系6.1节将详细讨论。

5.2 “不给面子”

“给面子”的否定是“不给面子”。众所周知，这种由否定构成反义关系的词语在汉语里有些是定型的。如“喜欢”与“不喜欢”。我们可以找到较为丰富的与“不给面子”近义的惯用例子。其形成动因与“给面子”的情形一致，即是围绕“不给面子”这个模式展开的。“不留面子，不赏面子，不保面子”等都是成立的。

如我们在上文中指出的那样，“面子”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中的存在，不具备方向性的动词也可能与其搭配，并被赋予一种抽象的方向关系。肯定的内向面子是这样，否定的外向面子也是这样。

一种形象的说法是“剥面子”。“剥”本身无所谓方向，但从“剥掉别人的面子”例句来看，“剥面子”是与“不给面子”近义的形象说法。所不同的是，在句法上“不给面子”用间接宾语引出对象，而“剥面子”则与4.2节结尾处提到的“借+人+面子”和上文提到的“看+人+面子”同结构，用偏正结构指明对象。

较之“剥面子”更为抽象的惯用语和动词搭配还有，“驳面子，损面子，伤面子，损伤面子，损害面子”等等。这里出现的动词都是抽象化了的。尽管它们的结合程度有所不同，但都是“不给面子”模式的搭配形式，构成了一个否定的外向面子的小体系。

在4.2节中我们指出，内向面子的否定搭配形式是有限的。但以上的描述表明，外向面子的否定形式在搭配上是多样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鲜明的对比呢？结论是，外向面子的否定等于内向面子的肯定，即“不给面子”可以是主体的“得到面子”，符合否定之否定等于肯定这一逻辑。“不给面子”也罢，“剥面子”也罢，“伤面子”也罢，对主体来说，最终都是内向面子的一种获得，是使主体“有面子”。换言之，虽然我们给“面子”下的定义是人与人之间相

互作用关系中的人的一种社会价值，但“面子”最终是主体指向的。以上我们讨论的“面子”在与动词搭配这一语言运用上呈现出的特点都说明了这一点。

第4节和第5节的分析告诉我们，“面子”的隐喻即概念化基本是围绕内向这一模式产生变化的。当然我们会看到一些内外向不明确的例子，如“维持面子，保住面子，保全面子”等。但归根到底，“面子”的隐喻过程是随着动词搭配即惯用语化的多样化而不断深化的。一些非原型的、边缘的动词搭配不过是固定搭配的一种变体。

六. 余论

6.1 “面子”与“脸”

以上我们分析了由“面”的语义扩大（包括换喻和隐喻）发展到“面子”表达抽象意义并独立使用的过程，并通过探讨“面子”与内向动词和外向动词搭配这一惯用语化过程，进一步考察了现代汉语中“面子”的隐喻用法，揭示了“面子”的内涵。读者一定会问，那么“面子”和“脸”又是什么关系呢？与“丢面子”同样，我们不是也可以说“丢脸”吗？

我们的结论是，“脸”作为具体名词，它的隐喻是不成熟的，不具备“面子”那样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即所谓是活动型的（active），在动词搭配上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除“给脸子看”等个别用法以外，“脸+子”没有象“面子”那样彻底实现抽象名词的范畴化反证了这一点。在5.1节结尾处我们曾提到“脸”和“面子”的区别，下面再具体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据《汉语大词典》第6卷记述，“脸”也可以表示抽象意义，而且可以构成抽象意义的复合词。

- (20) a. 你不羞这脸（《水浒传》）
- b. 你还充有脸呢（《红楼梦》）
- c. 没有脸再住在这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 (21) a. 脸上有光辉的事（《儒林外史》）
- b. 脸子都下不去（张天翼《万仞约》）
- c. 脸面却也不甚好看（《儒林外史》）

尽管例(20)和(21)中的“脸”及其复合词可以有近似“面子”的解释,而且现代汉语中确有“赏面子”与“赏脸”这样相当近义的例子,但这只能证明它们的“血缘关系”,即它们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¹⁸⁾,绝不意味“脸”可以代替“面子”。

《汉语大词典》列出由“脸”组成的复合词仅五十余个,是“面”的五分之一。这说明,“脸”多作为具体名词使用,缺乏“面”所具有的组成抽象复合词的构词力,在表达抽象意义时,自然也就没有“面子”内涵广泛。以上讨论的“面子”的许多动词搭配用法“脸”不成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2) a. *脸(的)问题

b. ?有脸; ?没脸

c. *爱脸, ?要脸; 丢脸, 不要脸

d. ?给脸; *不给脸, 损脸

(22)中不成立的例子说明,“脸”用法单一,远没有“面子”的内涵丰富,没有构成一个内外向体系。加问号的是说它们可以成立,但在使用上有限制或与“面子”意思不同。“有脸,没脸”只能在连动句中使用,如“有脸·没脸见人”。“给脸”和“要脸”,也多只用于熟语“给脸不要脸”,缺乏语义和语法的独立性。“丢面子”与“丢脸”尽管相似,但其语义差别可从下例看出¹⁹⁾。

(23) 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意记起的(《钱钟书杨绛散文选》)

“丢脸”是说令人感到羞愧,与“亏心”近义,所以可以并列使用。而“丢面子”是说失掉了针对他人而言的广泛而抽象的社会价值(见(17)“面子”的定义)。对儿童可以说“丢脸”,但不能说“丢面子”,足可见“面子”的社会性特点。

(22)中的“不要脸”是“面子”所不成立的惯用语。下面的例子“不要脸”和“爱面子”并列使用,证明“脸”与“面子”属不同范畴、不同概念。

(24) 假道家的特征可以说是不爱脸而偏爱面子(同上)

“不要脸”是说主体不知羞耻,带有极强的贬义。“脸”在此只具备单一的抽象意义即“羞耻心”,而“面子”的内涵是广泛的(见(17)的定义)。如果二者相同,例(24)就是矛盾的、不成立的了。“脸”在这里虽也是一种隐喻,但

它是通过以脸代人的换喻过渡到“脸就是人”的隐喻上的,“丢脸”和“丢人”近义证明了这一点。而“丢面子”并不等于“丢人”,“面子”是一个确立了独立概念。

6.2 隐喻的普遍性

近年来,随着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汉语词语文化蕴涵的分析越来越引人注目,研究成果不断涌现²⁰⁾。近来有人把汉语词汇的某些民族的、文化的、历史的蕴涵,概括为“国俗语义”加以研究。我们不同意国俗语义这种提法,因为它似乎只强调了汉语的某些特性,而忽略了语言的共性。种种研究表明,隐喻尤其是身体名词的隐喻过程具有相对的普遍性。以上我们探讨的“面子”的隐喻也不例外。国俗语义研究所列举的“给面子”也并非汉语所独有²¹⁾。

据调查,世界很多语言都有类似“面子”的隐喻。蒙古语,印度尼西亚语,意大利语,德语等都有近似“丢面子”的惯用语,而且印度尼西亚语和蒙古语里还有“给面子”的说法²²⁾。

我们知道,受汉语“面子”的影响,不仅日语直接使用了“面子(メンツ)”和“面目”,而且英语也出现了与“丢面子”相同的惯用语“lose face”。日英语之所以吸收了“面子”,就是因为日英文化里也有类似面子的生活经验和认识基础。虽然“给面子”在英语里没有形成“give face”,英美文化对中国的“给面子文化”亦感到困惑²³⁾,但“给面子”也并非英美文化所不容²⁴⁾。西方社会的“自尊心(self-esteem)”称作“face”,而且“positive self-esteem”称作“positive face”,“negative self-esteem”称作“negative face”,可以说与“面子”是异曲同工²⁵⁾。

人类认识过程的普遍性无疑会在语言过程的普遍性当中得到反映,这正是近二十年来认知语言学所刻意追求探索的问题。共性是由无数个性构成的。“面子”的隐喻即概念化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注

- 1) 见林著中文译本《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203-204)。日文译本见『中国 = 文化と歴史』(講談社学術文庫,1999)。
- 2) 林语堂也从语言运用的角度谈及到了“面子”的抽象性。他说,面子可以“得到”,可以“丢掉”,可以“争取”,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别人”。以下分析表明,“面子”可以构成更为复杂多样的语言表达形式,形成了一个内外向体系。
- 3) 有关问题的探讨,可参见中石著《面子学》(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本文大部分语料采自中著。
- 4) 比喻义 (metaphoric meaning) 和引申义 (transferred meaning) 《中国大百科全书 语言文字》并列(由周祖谟执笔)亦是一例。徐国庆著《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30-233)把引伸和比喻区分开来,将引伸作为近似 metonymy 的概念,比喻作为近似 metaphor 的概念加以解释。
- 5) 换喻是鉴于日语的说法。张敏著《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和沈家煊〈转指和转喻〉(《当代语言学》1999.1)一文称之为“转喻”。从转义的角度说,转喻易与隐喻混淆。
- 6) 关于代称,王力主编(1981:1365-8)举例说明了,“以事物的特征或标志来指代该事物,以部分代全体,以原料代成品,以具体代抽象,以地代人,以官代人,专名用作通名”等现象。
- 7) Goatly (1997:32)把 metaphor 划分为“Dead, Dead and Buried, Sleeping, Tired, Active”五类。但“面子”概念化的确立,并不意味其用法的固定,第4节和第5节的讨论证明,“面子”仍处在丰富的惯用语化过程中。
- 8) 见潘允中著《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1-52)。
- 9) 关于范畴化 (categorization) 及身体名词的隐喻详见 Heine, et al. (1991), Foley (1997) 及 Goatly (1997)。
- 10) 引自《汉语大词典》第12卷以及王贵元·叶桂刚主编《诗词曲小说语词大典》(群言出版社,1993:384)和高文达主编《近代汉语词典》(知识出版

社, 1992: 546-547)。除此外例子外, “颜”及“颜色”和“颜情”等与下文的“脸”同样, 也与“面子”有语义的关联, 但现代汉语已不见其用法, “颜”的考察本文从略。

- 11) 见郭良夫著《词汇与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0: 20)。“子”的历史过程见蒋冀骋著《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 39-40)。
- 12) 引自陈晨等编著《简明汉语逆序词典》(知识出版社, 1986)
- 13) 见Teng, Shuo-hsin著 *A Semantic Study of Transitivity relations i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 14) 当然在反问句“哪有不爱面子的”这种特殊的语境下也可以成立, 但不是一般的搭配。
- 15) 因此我们认为, 只有中国人才重视面子的说法是有失客观的, 是对“面子”理解的偏颇所造成的, 有关这一点 6.2 节还将谈到。
- 16) 关于“给”的特征参见 Newman, J. 著 *Give: A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y.* (Mouton de Gruyter, 1996) 及拙著『中国語における「空間動詞」の文法化研究』(白帝社, 2000)
- 17) 《汉语大词典》“给”的最早例子是在宋代(见第9卷), “丢”的最早例子是在元代(见第2卷)。
- 18) 关于 family resemblance 参见 Heine, et al. (1991: 227)
- 19)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把“丢脸”解释为“丧失体面”, 并把“丢面子”解释为“丢脸”, 不能令人满意。
- 20) 如杨琳的《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语文出版社, 1996) 和崔希亮的《汉语熟语与中国人文世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 21) 见王德春主编《汉语国俗词典》(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0)。关于国俗语义还可参见王德春《国俗语义纵横谈》(『大河内康憲教授退官記念中国語学論文集』, 東方書店, 1997)
- 22) 见亜細亜大学慣用句比較研究プロジェクト編『目は口ほどものを言うか?』(三修社, 1998)
- 23) 见 Pye, lucian W 著 *Chinese Negotiating Style.* (Quorum Books. 1992: 101)

24) 笔者与英国同事 Goldsbury 教授谈及到“给面子”时, Goldsbury 教授脱口而出, “I can imagine it.”

25) 见 Foley (1997 : 269-275).

基本参考文献

季羨林等 1988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罗竹风主编 1986-1994 《汉语大词典》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王力主编 1981 《古代汉语》 中华书局

亀井孝ほか編著 1996 『言語学大辞典第6巻術語編』 三省堂

野内良三 1998 『レトリック事典』 国書刊行会

Asher, R.E.ed. 1994.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Pergamon.

Foley, W.A. 1997.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Blackwell.

Goatly, A.P. 1997. *The Language of Metaphors*. Routledge.

Heine, et al.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and Johnson, M.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日文版见渡辺昇一译『レトリックと人生』大修館書店, 1986)

Face we live by: the metaphor of “Miànzi”

Lu Tao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show our understanding of “Miànzi” (face) by illustrating its metaphorical process from both a diachronic and a synchronic perspective. Sections 2 and 3 describ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Mian” to “Miànzi”, and define the “Miànzi” as some abstract social value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Sections 4 and 5 explain its process of conceptualization more systematically by examining the idiomatization of “inward face”, such as “love face” and “lose face”, and of “outward face”, such as “give face” and “give no face”. The conclusion is reached that the metaphorical categorization of “Miànzi” is motivated by the bodily experience, i.e. on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mind-as-body”.